

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



死而复生

刘海栖 / 主编 [加拿大] 阿瑟·G·斯雷德 / 著 彭智灵 /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漂
流
者
丛
书

漂流瓶丛书·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



死而复生

◎ 刘海栖 主编

◎ [加拿大] 阿瑟·G·斯雷德 著

◎ 彭智灵 译



明天出版社

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·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

书 名 死而复生

著 者 [加拿大]阿瑟·G·斯雷德

译 者 彭智灵
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2060055—4710

总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编:250001

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× 1092mm32 开

印 张 7

千 字 101

ISBN 7-5332-3418-9/I·869

定 价 8.80 元

Draugr by Arthur G. Slade

Copyright © 1997 by Arthur G. Slade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Orca Book

Publishers through Raincoast Books, Vancouver, Canada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2001

All rights reserved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而复生/(加)斯雷德(SLADE, G.A.)著;彭智灵译.—济南:明天出版社,2001.2

(漂流瓶丛书.外国惊险悬念小说精品/刘海栖主编)

ISBN 7-5332-3418-9

I.死... II.①格...②彭... III.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I71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467 号

第一章

爷爷会把我们都害死的,不必用斧子,也不必用铁铲,用他说的那些故事就够了。

“萨拉,你坐下,我的故事还没开讲呢。”爷爷柔和地对我说。

但我已经怕得要命了,我只有十四岁,胆子很小。爷爷上回讲的那个故事,结尾是个无头女人每年万圣节都会游荡在街上找她的头。今晚我又别想睡觉了。我不懂为什么爸妈每年夏天都要送我到爷爷这儿来。

爷爷搓着他那双又大又粗的手。他个子很高,尽管已是七十好几近八十的人了,但精力充沛得像只有三四十岁的人。“这是我今晚要讲的最后一个,而且是最精彩的一个历险故事。”爷爷说

道。

我坐了下来，心还在怦怦地跳，可我确实喜欢他讲的那些故事。我的双胞胎弟弟迈克，我的表妹安琪，这时也都各自紧抱着枕头等着听爷爷的故事呢。迈克和我长得差不多，都是黑头发，蓝眼睛。当然他是个男孩，没我一半聪明。安琪正好和我们相反，长着红头发，绿眼睛。只有在听爷爷讲故事时她才会安静。

爷爷眯着眼笑着，脸上现出道道皱纹。“今天我可要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，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在我开始讲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——你们都怕不怕死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我答道，“我还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。”

“那没关系，萨拉。”爷爷柔和地说道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爷爷突然间显得苍老、疲惫，好像就因为提出了刚才那个问题，让他折了好几年的寿命。他清了清嗓子：“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问你们：你们都怕不怕死人？”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，大家都等着听故事。我只能撒谎道：“不，我不怕。”这时迈克和安琪也都摇了摇头，这情形有点怪怪的。

爷爷那双鬼魂萦绕的蓝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他似乎已进入了出神入化的状态了。

“喂，爷爷。”迈克冲着爷爷捻了一下拇指，又一下。

毫无反应。

“爷爷，您没事吧？”我轻声地问道。

“魔怪。”他摇了摇头，边喃喃地说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。虽然我不知道爷爷说的那个名字的意义，但我却感觉到这个名字在房间里，在我痉挛的胃里，在我干痒的喉咙里回荡着。

爷爷依然在凝视着。我轻轻地和他说话，他不理我。终于，他看着我，声音不高，很平缓地说道：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我还很小，住在冰岛，我有个非常邪恶的堂兄，他这个人可真是坏得不能再坏了。他对任何人都不恭不敬的，甚至对他的父母和兄弟们。他埋怨要他干活的人，也埋怨别人干的活。他言语恶毒，谁要是对他稍有冒犯，他就会恶语相加。他蔑视一切。他的名字叫柏司。”

爷爷停了一下，闭上眼睛。我想他此时正在回想过去，回想着他的堂兄站在冰岛那白雪覆盖的山丘上。



爷爷睁开了眼睛，但依然凝视着远处，接着说：“柏司是个强壮的青年，他可以摔倒村子里的许多男人，他喜欢打斗。他母亲把他生出来后就死了，从那时起他就魔鬼缠身。如果他走过你家，你家的牛群会走散，食物会在炉子里烧焦；如果他走进你家里，在家缝衣服的女人会扎着手。他那时常常打我，就像是打一袋面粉似的。没有人喜欢他。”

“那年十二月的一天，我设计谋害了他。尽管不只是我一人，还有其他人帮忙，但却是我设计谋害了他。我那时经常被他踢，被他当畜生像条狗一样打。机会终于来了，我可以报复他了。我们一帮多少受过他欺负的哥们结成一伙，准备教训他一下。我知道我现在老了，没用了，可那时我们还都是孩子，和你们仨差不多大。几个人中我最大，于是他们就听我的。”

“那天晚上皓月当空，我们一伙六七个人藏在噢亘山谷里。我们知道柏司回村时会穿过这条山谷走近路的。大家都把自己装扮成从坟墓里跑出来的鬼魂，有几个还抓了些蛇准备扔过去吓他，我们想再把他围起来，并用棍子戳他，并大声地诅咒他，然后就溜走。我们当时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，

警告他一下,仅此而已。

“天黑后,柏司骑着马过来了。他那匹马看上去就像他人一样又高大又邪恶,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。柏司坐在马鞍上,披着长长的斗篷。他看上去异常高大,双肩如巨神般宽阔,我朝旁边瞥了一眼,看见其他几个已被他那样子吓呆了。

“我明白这时我要是不先动手的话,他们谁都不会动,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柏司从我们身旁走过,错失良机。于是还未等柏司走到跟前,我就噌的一下蹿到路上,尖叫一声,挥手扔出一把泥土。其他人也跟着我,叫嚣着冲出来,围住他的马,用棍子捅他的马腿。一下子我们都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,围着他实施我们的报复。他的马愤怒地嘶叫着,巨大的蹄子在半空中踢腾,但我们一点都不害怕,复仇的欲望让我们感觉变得很强壮。我们不停地攻击着,他的马又一次嘶叫起来,柏司在马上愤怒地叫骂着,竭力拉住马的缰绳。忽然一条缰绳断了,他从马上摔了下来,但嘴里还在不住地叫嚷着。

“山谷中的小路凹凸不平,尽管我们的喧叫声很大,但我还是听见了他的头撞在路边石头上噗的一声。他的马挣脱缰绳跑掉了,我们围住柏司,



用棍子戳，用脚踢，并不住地咒骂他，发泄着我们的仇恨。这时有人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大家停了下来，只见柏司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。我们愣住了，柏司他死了。

“我也不知道我们中谁先拔腿跑了，随后大伙都跟着跑了。大家只知一个劲地往前跑，跑得离他的尸体越远越好。

“第二天早晨，一个村民在一滩已结冰的血泊中发现了他的尸体。三天后大家在家族的墓地里把他埋了。那是一次很奇特的葬礼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会为他哭。

“一切又恢复了原样，我没对任何人说那天的事，并暗自祈祷不要有人发现我们那天干的事。然而有一天早上，大约是在柏司死后的第二个星期，我去我家鸡棚时发现一只小鸡死在地上。死鸡身上没有牙咬过的痕迹，因此可以断定不是被野兽咬死的，看样子是被人掐死的。我想可能是村里的孩子们玩的恶作剧，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可是我第二天再去时发现又死了一只鸡，这次鸡的腿和头都被斩断放在尸体旁。当时我直想吐。我很气愤，有人竟然会对我家的牲畜下如此毒手。我一定要查个究竟，看看到底是谁干的。

“那天晚上我拿了把干草叉,进了鸡舍。我靠墙蹲着,鸡舍很小,我蹲着就几乎要够着门了。里面很热,我那天还穿着件厚外套。不一会儿,我就靠在地上放的干草上睡着了。我梦见了一条河,河里满是血,血水慢慢地溢过河岸,河里到处是蛇,好大的蛇啊。远处的岸边火光熊熊。一个很奇异、骇人的梦。一个遥远的梦。

“一阵骚动吵醒了我。鸡舍里的鸡在不安地到处乱跑,我站了起来,觉得很疲倦,刚才的梦境使我思维缓慢,我就像周围的鸡一样感觉迟钝,感到死神在空气中飘荡着,搜寻着。我缩向墙角,想躲藏起来,但无处可藏,只好待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“外面什么事也没发生,可不一会儿我听到鸡舍外有拖东西的声音。那声音时起时落,当我刚要听真切时,转而又消失了。我屏住呼吸,把鸡舍的门稍稍打开了一条缝。‘吱——’忽然一阵尖锐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,像是有一只巨大的长满长长指甲的手从门上一直抠抓到地。我顿时僵在了那里,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。鸡舍里的鸡这时也都一动不动,周围一片死寂。

“那声音又出现了,这次更响,更尖锐。似乎门正被抠抓出一条深槽。门开始咯吱咯吱摇晃起

来,接着整个鸡舍在吱吱作响,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手在门外推着。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。那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,喀哒一声,一块门板突然断裂,碎片迸裂到我身上。

“里面我再也待不下去了,我操起我那把干草叉,跨前一步,一把拉开那扇摇晃着的门。一股冰冷的寒风迎面扑来,我不由自主地侧身躲避了一下。月光下,我看见一个奇形怪状的巨人的影子站在我面前,那影子举着一只手蹒跚地朝我走来。我看清了他,只见他浑身都是泥土。那肮脏、凌乱的头发粘着草屑结成的条条冰凌。他又迈步朝我走来,看他移动的样子,好像他的腿是用木头做的。我看清楚了他头上凝结的冰凌和黑色的血块。他的眼睛在闪闪发光。

“‘我的好堂弟,我恨你!’那黑影发出刺耳的声音。他又向我迈了一步。

“一双又大又苍白的手朝我伸过来。我后退了一步,脚底滑了一下,头碰到了鸡舍的一角,一下跌倒在地失去了知觉。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,像死了一样。

“过了好久我才醒过来,感觉浑身酸痛僵直,发现我的夹克上有一个满是泥土的手印。

“我知道那一定是柏司，那黑影是他的亡魂。我堂兄的冤魂变成了鬼。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下一次他再来，准会把我拖走，一块一块地把我撕碎。我回到家里，拿了那个我母亲给我的银十字架，来到公墓，拨开柏司墓前松软的泥土，把那圣物埋在了里面。

“他还没来，但也没走远，他就在这地底下等着。死去的人都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们，他们一定知道。当他们的仇恨积聚起来，他们就会出来报仇。有时我能听见柏司在愤怒地喊叫。我在想，如果有人把埋在他墓下面的那个十字架拿掉，会发生什么呢？”

爷爷把身子靠在椅背上，看上去神情十分严肃。有一两次，我看见他朝门口张望，好像有人隐藏在门外似的。

我们都默默地坐着。

啪！爷爷突然拍了一下巴掌，把我们大伙都吓了一跳。“该睡觉了，祝你们大家都睡个好觉。”

我们都很不情愿地站起身，准备上床睡觉。我从浴室出来时，屋里大部分灯都熄灭了。迈克和安琪已各自回房睡觉了，只有爷爷仍坐在他那张常坐的椅子上看书，我见他眯着眼在看一本旧

书。窗外一轮圆月，月光下的爷爷显得愈发苍老、怪诞了。

“爷爷，”我低声唤道，“今晚的月亮怎么会这么亮？”

爷爷似乎对我的出现有些奇怪，他抬头看了看，说：“噢，今晚是满月，一个鬼魂出没的月夜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爷爷诡异地眨了眨眼说道：“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今天的月亮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晚安！”

我上了床，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。

第二章

前年和去年暑假，爸妈都把我和迈克送到爷爷这儿待上两个星期。我们在密苏里的切利科斯搭班车，往北去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小镇吉姆利，镇子旁有一个大湖，爷爷的木屋就在那儿的小树林子里，房子很大，有六个房间。

我奶奶古恩娜拉生前就和爷爷住在这里，奶奶四年前就去世了。我想这也就是爸妈要把我送到这儿的原因——是为了好让爷爷有个伴。此外，他们也想家里清静点，每当学校放假，家里总是闹哄哄的。

今年安琪表妹也被允许和我们一块来这儿。真高兴能和她一起玩。安琪不但是我的表妹，而且我们还是最要好的朋友。通常我们一年能见两

外

屋

建

册

是

念

小

说

册

品

三次,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从不会超过两个星期。

这是我们在爷爷家的第一个早晨,也是我们假期生活的第一天。

吃完早饭,安琪说:“我们去散散步吧。”她穿着一件花呢格子衬衫,扎了个马尾辫。她在厨房里蹦来跳去地边哼着小曲边收拾着盘子。和她家其他人一样,安琪是个欢快活泼的人。

此刻她把最后一只碟子放入碗橱,擦了擦手,冲我调皮地一笑。“我们兴许会碰上个把当地小伙子,萨拉,没准他们中有人会傻乎乎地和你约会呢。”

“不许胡说!”我一本正经地说道,但安琪只是一个劲地笑,最后我也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。我的确还没和男孩约会过。

我走进客厅,爷爷正一手端着咖啡,一手捧着那本旧书坐在那儿。他用手指把老花镜朝鼻子下钩了钩,抬眼望着我说:“我知道你们想出去散步。我早就听到安琪在嚷嚷了。”他招呼我靠近些,悄悄地问:“她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吗?”我笑着摇了摇头。爷爷和我一样,是个不爱声张的人。“嗯,那好,”爷爷耸了耸肩,“那好,你们就出去玩玩吧,我也好清静些。不过路上小心点,不要掉进

洞里去。兴许你们会碰到一只你们不喜欢的野兔什么的。”

爷爷说话老是这样话里藏话，可我就是听不懂。

迈克这时正坐在门廊里爷爷的那张摇椅上享受着早晨第一缕阳光。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。

安琪和我想踮着脚走过去，我们刚一迈步，他就叫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我们装出不耐烦的样子不理他。

“你们没有我肯定会走丢的。”迈克得意地边说边朝我们走来。

我与迈克并不是那种各方面完全相同的双胞胎，我们确实有许多相像之处。但我们之间也有不同，他总是大大咧咧，好讲些愚蠢的笑话，而我则比较文静雅致。

但我得承认，他是我另一个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们年龄相同，一起长大。在学校里，我们交同样的朋友，为同一球队加油。我有时真觉得少不了他。

我们一起走出院子，不一会儿我们就远离了爷爷的那幢木屋，踏上向北延伸的大路。很快就到了湖边，我们决定沿着岸边走。沿途我们路过